

近代哲學宗師 馮友蘭二三事

● 楚 珏 輝

歷經四代高齡去世

哲學宗師馮友蘭教授於一九九一年去世，享年九十五歲。他不僅在學術上有卓越的成就，在哲學界幾乎無人不曉。就其壽命而言，在學者中亦屬少見，只有一位藝術大師齊白石和他齊壽，都活到九十五歲，都經歷了光緒、宣統、民國和共產黨中國四代。這樣長的生活經歷，其間的社會巨大變革，必然反映到他們的學術研究、藝術道路中來。因而馮先生遺留下來的著作，他的思想見解，以及以他這麼長的生命，對社會的觀察、認識、分析和整編，不論是什麼觀點、立場，都是社會的反映，是時代的反映，都是他的思想和著作。作為後人，所感慶幸的，就是馮先生以頑強的生命力，在他逝世前不久，完成了這個巨大的心願，也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遺產，更為中國和世界哲學界增添了寶貴財富。大陸政府在文化大革命中雖對他進行批判，但究竟顧及他在國際上的名望以及學術上的成就，當毛澤東在某次中央全會上提出：「右派不要怕，他個人就有八個右派朋友」時，其中被點名的有馮友蘭、翦伯

贊、周谷城……等人。聽鑼聽音，聽話聽聲，根據這一最高指示，這些人的境況就開始逐步得到改善。例如翦伯贊就被照顧到燕園來住，馮友蘭則是由政府派人來筆錄他的著作，距他去世前其中雖有十多年的變化，但畢竟是完成了著作，馮先生也能在自己蓋棺之前，傾吐自己最後的見解，想必是人生最大安慰。成書之後聽說第七卷又有觀點、方法、立場的問題，可惜馮先生來不及親自面臨這次批判戰就辭世了。

扣減工資縮小住房

認識馮先生是在一九六六年冬天。他當時作為「反動學術權威，國民黨御用文人，孔老二（孔子）的孝子賢孫……」而被揪出打倒。繼之而來的是抄家、審查、交代、接受批判、天天學毛著。生活上實行的專政，就是扣減工資，縮小住房。馮先生是北大一級教授，是教授最高的工薪，每月三百四十元人民幣。馮先生有四位子女，均是學有所成，自立門戶，尤其長子馮鍾璽長期居美，已多年不會見面。長女鍾璉因離婚暫住家中，幼女鍾璞即大陸知名女作家宗璞，幼子鍾越

是在飛機製造部的科技人員，任高級職位。馮老住的北大燕南園57號的房子，是燕南園中十六棟中西式洋房中最具中國四合院的風格，除了進入大門後有一個大院子外，房子再由四合組成，其內又形成一個小院子，不過這個院子是和五八號相通，中間由兩扇古老的大門隔開，形成獨立小院，所以實際住房面積是三合；向南、向西均有兩間臥房，向北則是一個約四五平方米的客廳，由客廳再向北延伸，就是飯廳、廚房、洗衣房以及兩間下房，總面積約在一百平方米以上。在當時，這樣的深宅大院，加上馮家一派古色古香的佈置，給人高深莫測的感覺。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作為反動學術權威的馮先生，在生活方面對他實行的專政，除了扣發工資外，亦包括減少他的住房面積，因此在我搬進燕南園五七號之前馮家向南的兩間臥房分別讓出派給兩戶人家，每家四口人，而且兩間小下房已讓給哲學系留校工農兵學員佔住。而馮先生的薪水除付房租水電和保姆工資外，其餘保留兩老夫婦每人每月二十元的生活費。由於我當時也算資深講師，又有兩個孩子但仍住單身宿舍——均齋，實際是違規。因單身宿

舍根本不應住小孩。那年冬天，均齋室內和室外差不多，在攝氏零上九度C，我們冷得無法，孩子更是受不了。我們偷偷地生了個煤爐取暖，又無通煙設備，沒料到有一天，小孩煤氣中毒，雖未造成生命危險，但激起我催促學校分房。學校在宿舍奇缺的情況下，藉此向權威們擠出房子來是房產管理科「生房有術」之一。

房產科管理人員那天帶領我去看馮家的房子，以無產階級領導的態度對馮家二老說：「限你連夜把客廳的三分之二騰出來，在隔牆工程來不及以前，用你的五、六十隻書箱暫行隔斷，明天新房客就要住進來。」我也被他這樣權威性的口氣給鎮住了。因我並沒有要求明天就要搬進。只見二老面有難色，馮夫人請求寬容幾天，說就是找人搬書箱、疊牆也得兩天。房產科沒有答話。馮夫人悄悄地轉向我請求，我二話沒說，不僅可以寬兩天，三天也可以。有了住房，就好像進入天堂般，進天堂還在乎遲一兩天嗎？

深悟以柔克剛之道

搬進客廳以後，始發覺書箱那邊另外的三分之一部分客廳保留給馮家，實際是成了「哲學系黑幫學習班」。每天「黑幫」在此學毛著開小組討論會，都是哲學系的「反動教授」和黨總支書記等。這些黑幫們一到有羣衆批鬥會就要隨叫隨到，等候批鬥。我因是理科系，對哲學系的事並不關心，除非屬於校一級的鬥爭對象才會參加。但是只要看到馮老每天天黑後到院裏去做健身運動時，我們就猜到他又挨過鬥了。這一點小小的

健身操，扭扭腰，伸伸腿，真對他起了很大幫助，使他的健康能挺過來。也反映了他對生活的還存有一線希望。一天外子對我說：「燕南園只有兩名老頭，對中國哲學是學通了。一是馮友蘭，一是朱光潛。」只有這兩位教授經常在挨鬥時做健身運動，尤其是朱光潛老先生，還在園內找塊僻地行日光浴。外子並以他們兩老的態度告誡我，要像他們一樣堅持活著。萬一他在運動中有三長兩短，我應該頑強地活著，這只有哲學學透了的人才能看開，才能忍氣，又說到翦伯贊，就是太剛直、太氣短、也太可惜了。那時多少人挨鬥後，想不通，受不了而自殺了。唯獨馮朱二老，他們沒有氣餒，他們還竭力求生，他們對榮辱富貴全都看開了。並沒有為失去的一切而喪失生存的信念，他們對於「以柔克剛」的中國哲理是深悟其道了。

分攤電費險惹風波

馮家的住宅從一戶獨門獨院變成五家享有，自然生活中的矛盾很多。羣衆之間的矛盾頂多是頂個嘴，吵個架，鬧個意見也就過去。可是矛盾發生在「黑幫分子」與羣衆之間，那就自然上升為政治矛盾，甚至有的為一點小矛盾而喪命。現在的這個雜院也不例外，也幾乎要演出一場政治鬥爭的戲。一天，馮老太向我說：「這月電費高出往月三倍，有卅多元。應怎麼分派。」我們過去都是按各家自報而定了一個比例，全交馮家，學校則在他工資中扣除。我不知道有什麼瓜葛，順便答道：按過去的比例分攤吧。馮夫人說：其

他幾家不同意，他們只肯按往月的平均數交，其他超出往月的不肯出。我以為問題很簡單，「讓我問問他們吧」，我向每家詢問的結果使我吃驚。他們舉出馮家自己如何費電，如：黑幫分子在客廳學習，整天開燈，「幹嗎叫我們出錢，馮老頭寫交代寫到深更半夜也叫我們出燈錢。我們不出，這叫做黑幫放火，羣衆遭殃。」馮老太也吞不下這口氣說：「我們也沒那麼用電，馮先生沒有錢也沒法出。」幾個回合地溝通仍未達成協議。最後幾家住戶就在醞釀要在院子裏開個鬥爭會。上網到黑幫份子向羣衆進攻，尤其要鬥馮老太，我覺得事情有些嚴重了。我想應該勸住馮老太，但又不能明白地告訴她將面臨鬥爭會。如果這樣我就太沒有立場了。我只好趁她到廚房時繞著彎子對她說：馮奶奶：「你一生吃過虧沒有」。她說「吃過」。既如此，你就再吃虧吧！這電費你就按過去的數收，其他你就擔着算了。你也不要說那家用電多，她家有小孩晚上要起來照顧。依我看，恐是住下房哲學系的留校生用電爐取暖造成的，不能追究了。」老太太自從我搬來那天給她寬容期限起，就知道我不是趁人政治為難而去佔人便宜的人，總是講道理的。可是也正因為這個原故，在系裏總是被批評為缺乏階級鬥爭觀念的人。所以今天，馮老太對我這番話也算聽進去了。過幾天她來說道：「好吧！這場風波算是平息下去了。」

收藏兵器麻煩多多

馮先生從年輕時起就愛收集古代兵器，這可

能和他的祖輩當過清廷武官有關。這一嗜好在大革命中帶給他不少麻煩，那能一句話交代得清楚。馮老太太給我看過馮先生所收藏的秦代的力劍，唐代的執拂，我當時認為都是些無用的古董，收着招這麼多是非犯不着，也就一看即忘。馮夫人還向我解釋，馮老一生除了愛書外就愛兵器，我後來才想過來，馮老夫人給我打這個招呼是有原因的，無非是萬一再抄家被抄出來時，免得鄰居大驚小怪，到處瞎傳，本來是一點愛好，傳走樣了會變成「私藏兵器」，那就罪莫大焉。也是因為這個原故，當馮夫人要放一〇書箱在我的屋裏時，我原本已同意後來一想也因怕萬一抄出什麼東西來而被牽連進去，當時只好推託。可是當時的情況，管你什麼原因，愛好也好，遺產也好，家有兵器，總是一個需要調查清楚的問題。所以馮先生除了在政治上、思想上要接受批判外，還有就是要查清這些兵器的來源和馮先生的財產問題，在調查組認為馮先生應該有比他目前交代的應多得多的財產。

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已進行兩年多了，所謂牛鬼蛇神已是大批大批地揪了出來，當然隨著運動的需要，還會有更多的人被拋上批鬥的舞臺。已經揪出來的也需要內查外調，因為根據最高的指示：這一小撮的反動勢力是盤根錯結，只要順藤摸瓜不難揪出隱藏很深的牛鬼蛇神，所以像馮友蘭、翦伯贊、朱光潛、曹靖華等這些知名老教授，過去他們在民國時代服務過，有的又受蔣介石尊重，統稱他們為御用文人。這些人舊的、反動的關係複雜，如今想要了解高層人物或

高級知識份子的材料，這些活檔案是個很好的來源，因此，這些人接受內查外調的任務也是絡繹不絕。緊接在翦伯贊因外調人員對他拍桌打椅，凌厲批評和惡罵，甚至動手打他，致使翦老萬念俱灰，尤其是在最高指示之後，因而夫婦雙雙自殺。之後，一天中午馮家也來了外調組，在馮家的那一半客廳裏提審。初時我沒注意，誰有閒管

那邊黑幫學習的事，後來只聽得那邊聲音愈來愈高，凌厲的罵聲打聲，和打擊桌椅聲，「老實交代」、「跪下」、「不老實就要專你的政」。我急忙從書箱縫中窺看，只見其中一人聲色俱厲地在拍打桌子，一人已經站起來準備揮拳。而馮老低著頭，小心細聲地在作答。我認為再有政治問題打人總是不應該。我也極討厭這種以「革命份子」自居的人，他們在所謂專政對象面前來作威作福，整人打人從不手軟，他們把手中的一點權力無限擴大，甚至私設公堂，不擇手段達到目的，今天他們也真够淫威猛發，他們咄咄逼人氣勢汹汹，隨時有出手打人的架式。情急之中，我使使勁地叫嚷和敲打書箱：「午睡時間，請勿噪鬧，這邊有小孩睡覺」。由於我突然地叫嚷和敲擊聲，他們也突然怔了一下，那個想打人的也回到自己位子，聲音也放低了。又繼續審了一回，我也一字聽不見，尤其是馮老的作答，是那麼拘謹和聲微。

幾天後，我才知道除了向他調查他的歷史外，對他的收藏兵器和財產懷疑，這樣大的大地主出身，留過洋，國民黨的御用文人，一直是知名教授，著作甚豐，稿費都該有一大筆，但交代的現有財產和歷史狀況不符。這些天，馮老在一盞

小檯燈下，整天寫交代，關於自己的財產、兵器收藏情况等。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後的第一個冬天晚上九時許，傳聞江青等來到北大，說是來看望地震後的北大師生。大家只是靜聽廣播等待召集。突然燕南園內掀起一片嘈雜聲，羣衆互相傳喚，江青同志到燕南園來了。就在此刻，大家也還不知道江青打算什麼，準備訪問誰家。我也跑出去看熱鬧。只見江青穿過我住的五七號大院直奔馮家的地震棚。就在棚內她會見馮家全家人，並說是代表毛主席來看望大家。實際上她此行的目的是要請馮老作她的寫作班子「梁效」的顧問，是榮、是辱，當時都只有從命。黨內高層奪權鬥爭，普通人哪裏知道，不少人當時轟轟烈烈地幹革命，到後來才發現自己不過是被利用當槍使的一個工具，真是可悲。

中國近代哲學縮影

馮先生一生經歷了漫長的時期和複雜的社會變革，從尊孔到批孔又從批孔復尊孔，只是他哲學觀點的一小部分，且不論他本人的是非，從歷史觀點來說，正是反映了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變革。哲學觀點本是反映一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生產的總和。沒有批孔的哲學觀點，就沒有共產黨的哲學史，就不了解共產黨「破字當頭」的哲學思想。歷史上要出現的東西，總是要出現的。後人倒可以從馮老每一歷史階段的著作中更深刻廣泛地了解近代中國哲學史，了解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所發生的變化。